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

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

衛文公於此毛詩邶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

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

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

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

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爲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胡

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

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庇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敦丘皆

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旣蠶之下

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充地最卑丘非山者當汜

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

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

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

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

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而名爲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旣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爲魯地言城楚丘猶夫城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丘爲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一概抹殺之豈非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丘甚明獨以宋亭晉侯于楚丘謂卽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尙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又云衛北遷帝丘隔遠南鄙山是地縕于宋亦無明文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已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丘與戎伐凡伯之楚丘爲一差爲近是也按閔二年衛爲狄所滅遣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

爲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似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

孰城注

据內城不月故問之疏

下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傳有之字宜据補校勘記云

唐石經以下本皆脫○注据內至問之○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皆內城不月也舊疏云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注

据無遷文以言城固

當言城衛疏

校勘記云解云舊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經曷爲下原刻作城後磨改

爲不則本作曷爲城衛不言二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次行皆十一字其蹟可覆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亦無不言按以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衛之故○注据無至城衛○舊疏云言以前之經未有遷衛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固當言城衛不應言城楚丘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

衛校勘記云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諸本作故難之固誤也按何氏當本用固字七年注云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各本皆誤作故又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意謂無遷文言城固宜言城衛也

滅也疏

通義云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新衛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丘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

按注意不言城

孰滅之蓋狄滅之注

以上有狄入衛

疏

注以上至

入衛○即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因經止書

狄伐邢狄入衛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

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

詩疏引樂稽

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蓋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然則孰城之注

据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公不能救事也

不待之又不得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

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

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安彼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誤衍唐石經

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

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

衛者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

公諱使若始時尚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

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復發至善也○

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

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義同通義云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

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

故不目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

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

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

公羊義疏二十九

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承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爲無王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爲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先王經世有賜諸侯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異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按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不與之義○注不繫至遷也○決襄十年冬戊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卽殷墟

定昌之地時由彼遷楚丘故書楚丘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
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
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
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
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
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
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是其事也○注不
書至責之○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
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責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
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
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
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厯宜置閏辛巳為閏

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

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讎齊疏

注誅當至讎齊○上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

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責內讎
齊也隱十一年傳君弑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夫人理亦宜

然今若不書葬嫌為責魯臣子不討賊矣所以
不責魯臣子者為齊桓為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

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
部段借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授守

廣平夏曲陽令斥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
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為夏以章為彰是也水經河水注谿水
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號邑也在大陽東三
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號邑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
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說水
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號滅下陽號公
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號都地理志北號也按北號
即西號也東號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號
叔死焉是也閭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
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號西號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號城余謂
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駙引賈逵注云虞在
晉南號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為晉獻公十九
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
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
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
北三十里為故下陽城則下陽為號河北地號界跨有河南
也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注据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

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奪正爵則公非本爵圻內國稱子故知虞微國也○注据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眾稱

師爲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爲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

不主會矣既不主會而使虞首惡也疏後漢書梁商傳春秋在大國之上故据以難

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

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曷爲使虞首惡

注据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注据楚至首惡○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

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注不言之者秦楚等巴爲小國故止舉巴爲難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

取亡焉疏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

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

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疏

說文六部寐臥也繫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繫露服制象云

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漢書辛慶忌其意也何諸大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

應疏

通義云此與晉語卻叔虎對翟祖之氛蓋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注

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

云爾疏

釋文郭音號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號通繁露滅國上云虞號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號皆小國也虞

有夏陽之阻塞虞號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久有滅二國意荀息探之故曰虞號見於君之心也獻公捐

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

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

隱揖辭讓注上手為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

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即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

部揖攘也即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日

手著臂曰揖即司農注所謂今時擡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

進也推手曰揖引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

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

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

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

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義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

乘備駟也疏

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為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為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

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

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

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

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

樓乃漢西河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為山西吉州

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為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

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則知蒲屈向

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

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為地與垂

名為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

棘之白璧注

垂棘出美玉之地王以尙白為美疏

注垂棘至之地○釋

文棘一本作棘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
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為美○

原文

往必可得也疏

考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此當以往字屬上為句必可得也又

為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
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為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
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
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
焉必假我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
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
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為垂
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為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
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
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注

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

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

也馬出之內廩繫之外廩爾君何喪焉疏

喪猶失也猶言何所失也韓非子云

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
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
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馬猶取之內廩而著之外廩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

號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繫之外廢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獻公曰諾雖然置之外府取之中廢置之外廢較此傳為詳

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

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虞之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

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

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

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

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

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諫將不聽○注君欲至知也○何意以上知就為獻公雖然語目之也言君謂其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爾

雖然

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

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

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

之臣料虞君

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

下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

中知以下也

通終以往即虞公見寶許諾疏

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

宮之

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注

記史記也疏

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亡則

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唇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淮南說林訓皆作唇竭而齒寒高注揭亡也按國策之

揭即竭之段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虞郭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原文闕

之相救非相為賜注

賜猶惠也疏

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下五年穀梁

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注賜猶惠也○說文貝部賜予也玉篇賜施也施予皆有惠義

則晉今日

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疏

下五年左傳云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

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

疏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

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傳巖東北十餘里卽巖輪阪也春秋左傳所謂人自巖輪

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爲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

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卽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

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虞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

疏新序云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

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